

胶东传统彩塑艺术的追梦人

柳华东

陈雨露,是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人,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。他自小随作为胶东彩塑第三代传人的父亲学习胶东古老的彩塑技艺。

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创作,陈雨露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民间彩塑工艺,更在材料、技法及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,突破了传统的“三分塑,七分彩”的局限,注重刻画细节,形象塑造大胆夸张,个性鲜明而丰满。在表现手法上,他还广泛吸收了胶东当地的剪纸、戏剧、年画、面塑等民间艺术的营养元素,又融入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,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,既传承传统又与时俱进,使古老的胶东彩塑艺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。

他的《上梁大吉》,完全取材于胶东农村建新房上大梁的地方风俗。在胶东,上大梁是农村建新房的一项重大仪式,亲朋都要前来祝贺,上大梁之时,木匠和石匠都要在梁上抛撒小饽饽和糖果,街坊四邻都会前来抢饽饽、糖果,以示庆贺。陈雨露就是抓住这一极富民间习俗风味的上大梁瞬间,创作出了极富生活气息的彩塑作品《上梁大吉》。整个作品朴实浑厚,方寸之间浓缩如此丰富的生活真味,把胶东民俗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生活中的点滴为陈雨露的彩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,这些素材又因为来自于生活而呈现出特别的活力与无穷的魅力。他以果都农民秋收为题材的作品很多,恰恰就是反应果都栖霞农民的丰收景象,其构图往往夸张风趣而又不失现实主义风格。在《苹果熟了采摘忙》的作品中,男女主人公都憨厚朴实,他们洋溢着幸福的情感都通过那咧开的大嘴,那一口略显夸张的大门牙得到很好地体现。苹果筐、周围鲜亮的大苹果,都以写实的风格体现了栖霞果农的生活特色。同样的素材,在《旺财苹果》中,两个抬着空苹果筐的果农夫妇,一样咧着幸福的大嘴,丰收后的满腔喜悦都溢于言表。这些朴实憨厚而幸福满足的丰富表情,无疑是生活中捕捉到的细节,也就有着极强的审美效果,极强的感染力。

陈雨露称,初期研究创作,很艰苦,没有经济收入,街坊四邻也认为他不务正业。现在回忆起来,他仍唏嘘不已。

当初他为了筛选出合适的制作材质,四处寻找合适的泥材,并认真研究制陶知识,努力寻找最佳材质制作方法。为了在专业知识上补上短板,他四处求教民间艺人,多次向高校的专业老师学习,把胶东民间的剪纸、年画、戏剧、面塑艺术与彩塑融为一体,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同时,努



力丰富相关美术雕塑的理论知识,并时刻关注国内外美术雕塑方面的动态。

正是这样的努力,他的彩塑工艺既能

师承传统,又能不拘泥于传统,在创新中求发展,以清新自然的创作素材与精湛的工艺,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与赞誉。

抹不去的记忆



王学礼

眼下集市上摆摊卖梨的人很多,每次看到黄澄澄的大洋梨,我就想起了儿时那段不光彩的往事。

有一年夏天,村河东岸果园里的大洋梨熟了,有人拿钱去买,一角钱2斤,馋得我不行了。

有一天晚上,我梦见套知了杆子头上的马鬃扣,变成了一个小布兜,我站在果园的篱笆外,把杆子向里一伸,小布兜对准大洋梨下垂的头部,一兜一拉,大洋梨就乖乖地跟我走出了果园,我高兴得从睡梦中醒来。

第二天,我就改装了杆子,头上绑一个用旧铁丝曲成的周长约8-9厘米的铁圈,铁

圈上用线缝上一个长约12-14厘米的用破衣服袖做成的小布兜,趁中午看园人回家吃饭的时候,我扛着杆子,叫上大强和小春两个小伙伴,穿过村东的小树林,来到一果园的篱笆外,迫不及待地把杆子向里一伸,就开始套梨。一套一个,百发百中。

正当我们得意忘形地返回的时候,突然发现看园人正在河里洗澡,衣服脱在河沿上,大强和小春吓得直往后退,我用手示意叫他俩趴下,便蹑手蹑脚地摸过去,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的衣服,挂到了果园门口的篱笆上,然后,我们就带着战利品大摇大摆地从桥上过了河,躲在村东的小树林里,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又香又甜的大洋梨。

我吃得肚子隐隐作痛。大强吃得直打饱嗝。小春用双手拍打着鼓绷绷的小肚子说:“明天咱还来。”听了小春的话,我们仨,禁不住“哧哧”地笑出了声。

转眼间40年过去了,我常常后悔当年不该偷吃集体的大洋梨,不该偷藏看园大叔的衣服。虽然前些年,我跟大叔见过几次面,或许是成人的矜持,或许是岁月的隔离,我始终没有当面向他说声“对不起”。然而,我内心的愧疚之感总是挥之不去,久久不能忘记。

难忘离别的日子



刘吉训

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,大家的心情就越发沉郁,神经越发敏感纤弱,留言簿空白的页子也逐渐见底。留言的前后是有细微变化的,同是诚挚的祝福,在离别的日子愈近,表现出的情感更细腻深沉和浓郁。

在那几天里,离情别绪如潮水淹没了一切,冲刷了一切。多年相处,同学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,也可能吵过甚至动过手,然而这一切,在此时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,随之瓦解冰消。

曾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描摹离愁的句子,如“离恨恰如春草,更行更远还生”“何处合成愁?离人心上秋”。那时感受不浓,体会不深,而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才觉得“纸上海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深刻。

如今一别,唯一能留下的便是这笔端流出的真诚字句和数张照片,相信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流转,会成为徐徐清风,令情感世界永远不会为岁月的掩埋尘封。

同学们帮我收拾东西,市区的一位同学,还骑来一辆三轮车。他们把我的行李搬上车,彼此沉默不语,一人慢慢骑,其余人都推着车慢行,那一刻的沉默没有人能打开,也不愿打开,那是情绪的压抑与蓄积,如果此时我们说了分别的话题,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准会涕泪横流的。

离别的时间成了倒计时,我跟同学一一握手道别,手与手紧紧拉在一起,互相拥抱,说着再简单不过的话语,鼻头发酸,喉头发紧,我终于流泪了,接着送行的同学都流泪了,这才相信鲁迅的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。

我上了车后把头探出窗外,同学们也拼命地挥手,拼命地大喊什么,可是我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,在我水雾的视线里,同学的身影渐渐退去,最终消失。

此时,我突然觉得许多东西都已实实在在地离我而去,弥足珍贵却永不再来。



蛙鼓蝉琴

李文毅

蛙和蝉在夏天里,白日里蝉在鸣叫,夜晚青蛙在叫唤。

夏夜里,有蛙声从东面传来,那是东沟的青蛙叫开了。青蛙们一张一合,一唱一和,像是夏夜里的音乐团。白天的时候,孩子们一起去东沟。东沟水多,多有小鱼、小虾,也有青蛙。

不知道是谁的建议,大家一起到东沟去捉青蛙,美其名曰是野炊。有一个叫大瓶的是孩子王,他领着几个大孩子捉了三只青蛙,还有许多小虾。

大瓶带来了一张铁皮,把他铁皮插在地堰上,成了一个简单的灶台。有人开始剥青蛙皮。小孩子被打发去找枯枝落叶。有人点火,大瓶把青蛙肉和小虾搁在铁皮上,还撒了点咸盐。

大瓶拿出一把绿色的小刀,把青蛙肉分割成为一小块,一小块,像肉丁一般,一人一块。那时候,吃过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马肉、驴肉,但是还没有吃过青蛙肉。一小块

的青蛙肉成了大餐,我轻轻地把那块青蛙肉填进嘴里,慢慢地咀嚼,味道真不错。后来,我上了学,才知道青蛙是庄稼的好帮手,便再也没有吃青蛙肉的想法。只是在夏夜里,我会坐在村头听着远处的一片蛙声,自己仿佛在一首宋词中。

夏天是最火热的季节。烈日当头,蝉在枝头唱歌,简单的音调,却让乡村的夏天不再寂寞无聊。捕蝉,便是我们夏日常做的事情。我会拿出弹弓,从口袋里掏出一粒黄豆大小的石子,把它捏在皮筋儿中间,右手擎起弹弓,左手用力扯动皮筋儿对准树上的蝉,手在瞬间松开了,石子射向毫不知觉的蝉。很多时候,打在枝上,蝉听到异声,逃之夭夭。也有打中的时候,蝉扑棱扑棱翅膀,从树上掉下来。

记忆中最深的一次,我们发现一棵低矮的小梧桐树的树头上竟然挤满九只蝉。大家都来了劲,蹲下来,举起弹弓瞄向树头,一齐对准小梧桐树尖,同时发射的结果是打下了七只蝉,另外两只夺路而逃。如今,难得回家,每当夏天回到村庄听到有蝉在树上鸣叫,感觉那是自己小时候的一群好伙伴。人在季节深处倾听蝉的夏日歌谣。

我喜欢那些蛙鼓蝉琴的日子。